



世界科幻
大师丛书

死者代言人

S

PEAKER FOR THE DEAD

段高 跣颖 译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ORSON SCOTT CARD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姚海军 主编

S 死者代言人

SPEAKER FOR THE DEAD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ORSON SCOTT CARD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顾问委员会

阿 来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茅盾文学奖得主)

蓝仁哲 (著名翻译家, 四川外国语学院院长)

王逢振 (著名翻译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建中 (著名翻译家,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者代言人 / (美) 卡德 著; 段跣, 高颖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9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7 - 5364 - 5325 - 6

I. 死… II. ①卡…②段…③高… III. 科学幻想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6514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死者代言人

著 者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译 者 段 跣 高 颖

责任编辑 宋 齐 姚海军

封面设计 李益炯

版面设计 李益炯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30 千 插页 4

印 刷 成都报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9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8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ISBN 7-5364-5325-6/1·37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如需购本书, 请与本社邮购组联系

重建文学的幻想传统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 阿来

前些日子，有报纸记者采访，谈科幻出版问题。出版界的人有兴趣谈，媒体也有兴趣推波助澜，这说明，科幻作为一种出版资源，至少已经开始引起了业界的关注，这是好事情。其间，记者转述一个观点：中国科幻出版的不景气是因为中国文学中向来缺少幻想的传统。

这说法让人吃惊不小。一种以武断与无知让人吃惊的说法。

关于中国文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接续并光大这个传统。从任何一本简明至极的文学史中，都会出现富于幻想性的作品的名字：《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一部充满了奇丽幻想的伟大作品。只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宽阔河床上浩荡的水流一下被紧紧收束进高高的堤坝之中，众多的支流消失了，这条人工收束的河道以被曲解的“现实主义”来命名。

从此，我们有整整两三代人的双眼中，再难从文学中看到幻想炫目的光芒，我们的两耳再也听不到想像力优美的吟唱。所以，现在才会有人站在正在重新开闢、重新恢复想像力的文学之河的岸边说：中国文学没有幻想的传统。这妄自菲薄时的大胆确实令人非常吃惊。而事实仅仅是，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丢掉了优美的幻想传统。而新时期文学开始的二十多年来，文学与出版界最有意义的努力之一就是：在与我们整个文化传统接续上中断的联系，同时，恢复与整个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能力。而科幻这个舶来的文学品种，之所以在这些年内获得长足进展，就是因为这不但符合科技时代的审美潮流，更暗合了人们对接续幻想文学传统的一种渴望。科幻是幻想文学在现代的变身。只不过，时代前进了，幻想重新上路时，除了渴望超越现实的心灵需求依旧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了坚实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眼光的基石之上。

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当讨论到世界文化的绝大多数成就时，我们都能从本国古人的成就中找到佐证，证明吾国的创造与发明远比洋人们要早很多很多。这固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就比如幻想性吧，《庄子》就以丰沛无边的想像来说明哲理，后起的希腊哲人则不是这样的方式。

霍金的新书叫《果壳中的宇宙》，指出了宇宙在一个巨大尺度上的封闭性，历史在这封闭的宇宙中转了一个圈，拥有光荣历史的我们却开始忘记智慧的祖先创下的伟大遗产。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在富于



幻想的卡尔维诺笔下，马可·波罗对天朝上国的可汗这样说。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不愿意向可汗讲述记忆中的威尼斯，怕因此“一下子失去了她。”我想，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幻想文学传统的说法，并不是要像马可·波罗一样，要把这伟大的遗产珍藏起来，任其尘封，在世界面前作出一副从未受过幻想恩赐的僵死的表情。其实，文学幻想传统的中断，只是文学被暂时工具化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文学以单一的面目，细菌一样快速自我复制，还有一些更加聪明的则学会了相互仿造，最后，以庄严现实的名义扼杀了幻想。恍惚记得塞利纳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中，写非洲大河两岸的丛林中有一种带菌的蚊子，浪游河上的主人公被叮咬感染后，眼前便出现种种可怕的幻象。看来，在文学上也是一样，一旦被某种病毒感染，也会出现幻视：使局部的放大遮蔽了整体面貌。

今天，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正在恢复，在主流文学中，想像力复活了，像汹涌的春水冲破了堤坝。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却只是在文学主流视野之外悄然崛起，文学界还没有意识到，科幻文学的兴起，正是另一种意义上，对幻想文学传统的有力接续。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在幻想前面有了一个限制词：科学。也正由于此，我在前面袭用了一个大概是来自佛经的词：变身。也就是说，当幻想在文学中重新出现时，如果说在主流文学中，大致还能看到原来的模样的话，那么，当幻想出现在科幻文学当中时，完全是一副很当代很时尚的样子了。特别是因为，科幻文学这一特别的样式，首先是从欧美兴起，转而进入中国，我们因而难以确认科幻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有无一种传承的关系。现在，大批的青少年刚开始文学阅读，便把兴趣投向了科幻文学；更多想在文学上一试身手的青少年一开始便从科幻小说创作起步，而且进步神速，这样一种现象，很难完全归功于欧风美

雨的吹沐。在我更愿意看成是，幻想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姿态的复苏与重建。所以，这种“变身”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也是值得我们为之欢呼的。

为一套域外的科幻小说丛书中文版写序，却谈的是中国文学中幻想传统的复苏与重建，也许，读者，甚至丛书的编辑会责我文不对题。但我想，我们所以译介这些作品，并计划把这样一项现在推进得还比较艰难的工作长期进行下去，其目的，是想了解幻想性的文学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是怎样一种面貌，达到了怎样的标高。恢复并重建我们的幻想传统，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接续，而是具有全新时代特征的大幅进步。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传统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中断与遗忘，那么，引进这样的他山之石，以资借鉴，以资开阔我们的视野，就是一件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了。文学之河上束缚自由想像的堤坝有时实在是太坚固了，要冲决这样顽固的存在，有时需要引进另外一股有活力的水流，与堤坝之内渴望自由的力量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它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重建，除了纵向的接续，还有大量的横向的比较，只有站在与世界对话的意义上，这种重建才是一种真正的重建。

奥森·斯科特·卡德和他的《死者代言人》

姚海军

奥森·斯科特·卡德是一个深受读者欢迎的科幻作家，同时也深得各类评奖委员会的青睐。从197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在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仅雨果奖和星云奖他就获得了24次提名，并有5次最终捧得了奖杯。除此之外他还获得过坎贝尔奖和世界幻想文学奖。

卡德热衷于描写少年天才，而在一定程度上，那些虚构的人物也是他自己的影子。安德、纳菲……他们在卡德想像的世界中建立奇勋，而卡德自己则在对承载他们的世界的建构中创造奇迹。处女作短篇版《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 1977）不仅使卡德获得了雨果奖提名，更为他赢得了坎贝尔奖的最佳新作者奖——除了卡德，似乎再没有谁获过如此殊荣；而短短数年之后，卡德的长篇版《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 1985) 和紧随其后的续集《死者代言人》(Speaker for the Dead, 1986) 便连续两年包揽了“雨果”、“星云”这两大世界级科幻奖, 创造了科幻史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

在长篇版《安德的游戏》之前, 卡德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 但他在那一阶段的荣誉却来自于短篇创作。从1977年到1985年, 卡德共有五个短篇获得了雨果奖或星云奖提名。

1985年是卡德作家生涯的重大转折点。凭借《安德的游戏》, 卡德一举成名, 从此跻身于一流长篇科幻小说作家的行列。

卡德是个精明的作家, 从不浪费任何有价值的科幻点子。他擅长将一本小说作为一个想像世界的基础, 从而去创作更多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传奇故事, 这种狡猾的作法加上高超的写作技巧, 使卡德的世界呈现出立体的真实质感。在迄今为止卡德出版的45本长篇小说中, 属于系列小说的就有29部之多。

显然, 以《安德的游戏》为龙头的“安德系列”是卡德最重要、同时也是部头最多的系列小说。除了前面提到的两部外, 这个系列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屠异》(Xenocide, 1991)、《精神之子》(Children of the Mind, 1996)、《安德的影子》(Ender's Shadow, 1999)、《霸主的影子》(Shadow of the Hegemon, 2001) 和《影子傀儡》(Shadow Puppets, 2002) 在内的七部曲, 而它的第八部作品也即将于今年年底面市。

卡德已经开创了七个系列, 其中“安德”系列是最有潜力的一个, 我们现在仍看不到它终结的迹象。而在他已经结束的系列中, 由《地球的回忆》(The Memory of Earth, 1992)、《地球的呼唤》(The Call of Earth, 1993)、《地球飞船》(The Ships of Earth, 1994)、《失控的地球》(Earthfall, 1995) 和《地球的新生》(Earthborn, 1995) 构成的“回家”五部曲是卡德最受欢迎的系列小说。这个系列的前三部故事都发生在一颗名为哈莫尼的殖民地地球上, 而地球早已毁于四千万年前的一场核战。一台

名为“超灵”的超级计算机中止了人类的进化，控制着哈莫尼星的一切，但千万年的光阴已经将这个旨在引导人们远离战争的超级计算机推到了“生命”的终点。“临终”前，“超灵”召集组建了一个由少年纳菲等人组成的、结构类似于家庭的组织，他们被赋予超能力，重返地球。这个系列的后两部顺理成章地从外层空间转回了地球。从宇宙归来的人类后裔惊讶地发现，原生地球人已经分化成了飞人、树人和地人；同时，拥有超能力的纳菲和他的哥哥艾尔马克的冲突也最终达到顶点。

卡德近期的独立长篇也很出色，例如《历史记录：哥伦布的救赎》(Pastwatch: The Redemption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1996)就让人浮想联翩，小说中，时间旅行者试图阻止哥伦布发现美洲——至少阻止哥伦布在发现美洲后回到欧洲。

所有上面提到的这些小说都不是一般的科幻小说，它们奠定了卡德在科幻界的重要地位。虽然他没有改变科幻小说的整体风格，但却展现了当今科幻小说的灵活多变。卡德将宗教融于科幻小说的方式为科幻小说带来了新面貌。卡德的重要性在于他的观念，在于他的写作技巧。他那明快而开放的文字，成功地扩展了我们的思想。

作为《安德的游戏》的续集，《死者代言人》的时代背景被放在安德击败虫族3000年以后。因为一直浪迹宇宙，安德依然活着，只是处境很不妙——他已经由战胜外星入侵者的英雄沦为屠杀外星智慧生物的魔鬼，安德只得隐姓埋名，流浪于各个人类殖民星球，为死去的人代言。

此时，人类正在对卢西塔尼亚星上生活着的外星智慧生物——猪仔（坡奇尼奥）——进行研究，但正当研究取得进展的时候，猪仔却谋杀了人类的生物学家。前来为之代言的安德在网络虚拟生物“简”和虫族女王的帮助下开始了调查。

在整个“安德”系列中，卡德对文明的和解表现出了极大的

热情。如果说在《安德的游戏》中这一点还不够突出，那么在《死者代言人》中，安德为文明和解所做的努力则已经毫无遮掩地占据了小说的中心。安德不仅是死者的代言人，也是神的化身，他的调查自然演变成了对不同种族和解的推动（也是自身的救赎），这种努力最终取得成功：不仅猪仔和人类建立了直接的交流，被安德亲手毁灭的虫族也开始在和平的环境下复兴。

就情节性来讲，《死者代言人》不及《安德的游戏》节奏快速，冲突激烈，但它仍然富有悬念。更重要的是，《死者代言人》在思想性上大大超越了《安德的游戏》。

卡德曾说：“我真正想写的其实不是《安德的游戏》，而是这本《死者代言人》。如果不是为了《死者代言人》，我根本不会动笔创作《安德的游戏》。”卡德是个精明的畅销书作家，但上面这一段似乎过于张扬的话却并非单纯为《死者代言人》造势；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卡德内心的真实表白。卡德对人性、对生命、对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对宗教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一直在通过小说来表达他的观念，但一直受到来自读者的束缚。《安德的游戏》的空前成功，终于使卡德得以底气十足地通过它的续集酣畅地展现自己的思想。

最起码就卡德的目的而言，《死者代言人》获得了成功。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见卡特投身书中，化为安德，激情四射地为死去的人，为落后的种族，为文明之间的沟通与理解而大声疾呼。

当然，过多的布道式的论述也招来了很多读者的批评，但如果你想深入地了解奥森·斯科特·卡德，那么《死者代言人》绝对是不可错过的首选之作。

序	1
第一章 皮波	3
第二章 特隆海姆	37
第三章 利波	47
第四章 安德	63
第五章 华伦蒂	79
第六章 奥尔拉多	92
第七章 希贝拉一家	119
第八章 娜温妮阿	135
第九章 遗传缺陷	147
第十章 圣灵之子	166
第十一章 简	187
第十二章 文档	199
第十三章 埃拉	215
第十四章 叛徒	239
第十五章 代言	268
第十六章 围栏	301
第十七章 妻子们	340
第十八章 虫族女王	387

序

星际议会成立之后1830年，也就是新元1830年，一艘自动巡航飞船通过安赛波^①发回一份报告：该飞船所探测的星球非常适宜于人类居住。人类定居的行星中，拜阿是距离它最近的一个有人口压力的行星。于是星际议会作出决议，批准拜阿向新发现的行星移民。

如此一来，拜阿人就成为见证这个新世界的第一批人类成员，他们是巴西后裔，说葡萄牙语，信奉天主教。新元1886年，第一批拜阿移民走下自己的飞船，在胸前画着十字，将这个星球命名为卢西塔尼亚——葡萄牙的旧称。接下来他们为当地的植物和动物分类命名。五天之后，他们认识到，那种他们最初称为“坡奇尼奥”——即葡萄牙语“猪仔”^②——的住在森林里的小动物，其实根本不是动物。

自从残暴邪恶的安德屠灭虫族之后，这还是人类第一次发现另一种智慧生命形式。从技术文明的角度看，猪仔们很原始，但他们使用工具，建造房屋，也有自己的语言。“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另一次机会，”拜阿大主教宣布，“将我们从屠杀虫族的罪孽中救赎出来。”

星际议会的议员们所信奉的上帝各不相同，还有的并不相信上帝，但大家一致同意大主教的看法。卢西塔尼亚的居民来自拜

①作者杜撰的一种通讯工具，不受光速限制，任何距离上都可以实现即时通讯。

②本书出现了许多葡萄牙语单词和句子，视情况音译或直接写出葡萄牙语原文。



阿，按照惯例，星际议会向该星球颁发了天主教特许状，同时规定，这个人类殖民地必须限制在一个特定区域中，不得扩张，人口也不能超过一定限度。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从一条至高无上的法律中引申出来的：

人类无权侵扰猪仔。

第一章 皮波

即使是邻村的居民，我们都不能完全做到将他们视为和自己一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假定我们会将另外一种进化路线完全不同于人类的、有能力制造工具的社会化生物视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野兽？视为向智慧圣坛前进道路上的同行者，而不是竞争对手？

但这种不可能出现的局面正是我希望看到和渴望看到的。将对方视为异族还是异种^①，决定权不在被判断的一方，而是取决于判断的一方。当我们宣布不同于人类的另一种智慧生命形式是异族时，其含意并不是说对方达到并跨越了某个道德上的门槛——跨过这道门槛的是我们自己。

——德摩斯梯尼《论异族》

在“坡奇尼奥”中，鲁特是最让人头疼，但又是对研究者最有帮助的一个。每次皮波去他们的林中空地时他总在那儿，尽量回答皮波受法律限制不方便直接提出的问题。皮波依赖他，可能太依赖了。鲁特也和其他不负责任的年轻人一样，常常胡闹和恶作剧。但他同时也善于观察，喜欢探索、刺探人类的秘密。皮波不得不时时小心提防，以免落进鲁特给他设下的陷阱。

①本书对生命形式的分类：生人——人类，与我们同处一个星球，一个世界，只不过来自外地；异乡人——来自不同星球的人；异族——另一种族的智慧生命，可以视同人类；异种——（贬义）包括一切动物，人类无法与之交流的别种智慧生命也包括在这一类中，是真正异化于人、无法沟通的生命。

不大工夫以前，鲁特还在折腾大树。只凭足踝和大腿内侧的角质垫夹住树干，双手各持一根他们称为爸爸棍的木棍，一面爬一面有节奏地振臂敲击树干。

听见响声后，曼达楚阿钻出木屋，用雄性语言对鲁特吆喝了几声，又用葡萄牙语道：“Pra baixo, bicho!”附近的猪仔们对他的葡萄牙语大为赞赏，纷纷用力，两腿互搓起来，吱吱作响。喝彩声中，曼达楚阿兴奋地向空中一蹦。

这时树上的鲁特身体后仰，快掉下来时双手一扬，比画了个敬礼的姿势，身体一个后空翻，落到地上跳了几步，稳稳站住，没有摔倒。

“嗨，成了杂技演员啦。”皮波说。

鲁特朝他走来，夸张地摇晃着身体，大摇大摆。他这是在模仿人类。配上那个扁扁的上翘的拱嘴，模样可笑极了。真像猪。难怪别的星球上的人管他们叫“猪仔”。早在1986年时，第一批来这个星球的人在首次发回的报告中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到1925年卢西塔尼亚殖民地正式成立时，猪仔这个名字已经根深蒂固，再也改不掉了。数以百计的人类世界上的外星人类学家称他们“卢西塔尼亚原住民”，但皮波清楚得很，这只是一种专业姿态而已。除了写学术论文，外星人类学家平时照样叫他们猪仔。皮波自己通常用葡萄牙语，称他们“坡奇尼奥”，他们看来并不反对。他们自己则自称“小个子”。可话又说回来，不管称呼体不体面，事实摆在那儿：比如现在这种时候，鲁特看上去百分之百像一头直立的猪。

“杂技演员。”鲁特重复着这个新词，“是指我刚才的动作吗？对这种动作你们有个特别的词儿？是不是有人整天做这种动作，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皮波脸上挂着笑容，心里却暗暗叹了口气。法律严禁他向猪

仔透露人类社会的情况，惟恐破坏猪仔自己的文化。可鲁特不放过任何机会，竭力揣测皮波的一言一行，推究其含意。这一次皮波只能责怪自己，一句评论，无意间又为对方打开一扇窥探人类生活的窗口。这种事时有发生，跟坡奇尼奥在一起时放松了警惕，说话也不那么谨慎了。真危险啊，随时随地提防着，既要获取对方信息，又不能泄漏己方情报，这种游戏我可真不在行。利波，我那个嘴巴严实的儿子，这方面已经比我强了，而他当我的学徒还没多长时间呢。他满十三多久了？四个月。

“我要有你腿上那种皮垫就好了。”皮波说，“那么粗糙的树皮，换了我皮肤肯定会擦得血淋淋的。”

“我们都会十分难过的。”鲁特的身体忽然凝住不动了。皮波估计对方的姿势是表示有点担心，也许是某种身体语言，提醒其他坡尼奇奥小心提防。也有可能表示极度恐惧，可是皮波知道，自己还从来没见过哪个坡奇尼奥显示出极度恐惧的模样。

不管那个姿势表示什么含意，皮波立即开口安抚他，“别担心，我岁数太大，身体不如你们硬朗，软乎乎的，不可能像你们那样爬树。这种事还是你们年轻人在行。”

他的话起作用了，鲁特的身体马上恢复了活动。“我喜欢爬到树上去，什么东西都看得见。”鲁特在皮波面前蹲下来，把脸凑近他，“你能带一只大动物来吗？就是那种能在草丛上面跑，连地面都碰不到的动物？我跟他们说，我见过这种动物，可大家都不相信我。”

又一个陷阱。怎么着，皮波，你这个外星人类学家，你想羞辱这个你正在研究的种群中的一分子，让他大丢面子吗？你愿意谨遵星际议会制定的这方面的严格法律吗？类似情况没什么先例可循。人类此前只遭遇过一种外星智慧生命，虫族。那已经是三千年前的事了。那一次遭遇以虫族全族死亡而告终。而这一次，